

文艺精英

绿城杂俎

最是读书滋味长

宋子牛



苍茫(国画) 许士林

古斋

蒲松龄的佚文

王吴军

清朝文人孙奎、耿世伟将蒲松龄的佚文散章收集在一起,编著了石印本的《聊斋先生遗集》。1936年,路大荒编辑了《蒲松龄全集》,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。1962年,这本书经过重新修订之后,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。20世纪末,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了《蒲松龄全集》,包含了已经被发现的所有蒲松龄的佚文散章,约20万字,包括俚曲《琴瑟乐》、杂著《药崇书》《历日文》《历字文》《家政内编》《家政外编》《省身语录》等。1999年,蒲松龄的第12代孙蒲先明,发现了蒲松龄写的俚曲《群残闹瞎传》《脱空传》《问天鼓词》。这3种俚曲在以往蒲松龄作品的整理出版中均被遗漏。这一发现使蒲松龄的俚曲总数由原来的15种增加到了18种。蒲松龄在俚曲方面的成就足以与其小说相媲美。不过,由于俚曲方言浓重,调门繁多,影响其流传普及。《聊斋志异》40万字,而蒲松龄创作的俚曲却有80万字之多,可以看出蒲松龄在俚曲创作上花费了多么大的时间和精力。

蒲松龄的佚文《省身语录》写的是自己的生活感悟,如“花繁柳密处拨得开方便手段,风狂雨骤时立得定才是脚跟”“从热闹场中出几句清冷言语,便扫除无限杀机,向寒微路上用一点赤热心肠,自培植许多生意”。这些流传于《聊斋志异》之外的蒲松龄的佚文,读起来意味无穷。

读书之乐何处寻,数点梅花天地心。原来古人也有寻找“悦读”的兴致。

现在时兴的“悦读”之“悦”,不是错别字,它是“阅”字的谐音。一字之别,既有时代的特色,也是对传统“阅读”的提升与扩展,是读心志书从“被动”到“自觉”的转变。无论我们正在经历着什么,都不应为生活所累,不可忘却“悦读”。

悦读,顾名思义就是怎么舒服怎么读,就是要情动于中,随人惬意,读得开心,读得忘忧,读得淋漓兴会。古人有“囊萤映雪”“凿壁偷光”“负薪挂角”之说,那是“苦读”的境况。如今变为悦读,强调的是读书过程的轻松,和对精神的洗礼、人格的养成。“悦读”出兴趣与快乐,“悦读”出收获与成长,从“悦读”中学会以全新视角,看待这个不一样的世界,也许就是悦读的崭新境界、妙处所在。

古今中外的名人大家,不仅爱读书,善读书,还有许多关于读书的箴言。陶渊明告诉世人“开卷有益”;“读书破万卷,下笔如有神”是杜甫的经验之谈;“书到用时方很少,事非经过不知难”,陆游对此深有感触;高尔基把书比作“人类进步的阶梯”;罗曼·罗兰说“和书籍生活在一起,永远不会叹息”;莎士比亚则认为“生活里没有了书籍,就好像没有阳光”……

“水静极而形象明,心静极而智慧生”。读书是要沉潜心思、恬静愉悦的。心无旁骛,攻读不倦,因为那是在与智者对话。读史,可聆

听到屈子“路漫漫其修远兮,吾将上下而求索”的呐喊;读辞,可见机杼穿梭中,“唧唧复唧唧,木兰当户织”的情景;读唐诗,能感受到诗圣杜甫一腔忧国忧民的悲悯情怀;读宋词,可想见苏辛大江东去,挑灯看剑的豪迈英姿……悦读,是从先贤俊彦、硕学大儒的文字中,汲取精神营养,净化内心世界,留下一身墨香的人生乐事。悦读,将伴着春花秋月、海屋添筹,皓首穷经而不停歇。

学而思则罔。悦读,既然是让人感到轻松的、快乐的、充实的,那就要摒弃浮躁,静心闲览,读出精义,并善于思考,有所顿悟。心不在焉、浮皮潦草、浅尝辄止,则终究是沙上建塔,所获寥寥。只有透过文字,独立思考,取其精华,我们的修为,我们的认知,才能达到新的境界。

莫辜负时代的馈赠,莫辜负精彩的年华。阅读环境、阅读习惯、阅读方式正在改变,让悦读成为一种文化享受。多读书、读好书、善读书,社会的文明风尚激励着人们的悦读热情。书香社会的浓厚文化氛围,传统纸质书本的沉潜精致,多媒体的快捷方便,海量资讯的潮起潮落,拓展着我们悦读的视界与时空。悦读不同介质的同时,更要悦读时代、悦读思想。有了悦读的浸染,相信人生会变得丰富、成熟、多彩而美好。

习近平总书记指出,我们的干部要上进,我们的党要上进,我们的国家要上进,我们的

民族要上进,就必须大兴学习之风,坚持学习、学习、再学习,实践、实践、再实践。他把学习与政治追求、精神追求和生活方式联系起来。确实如此。读书作为学习的最重要的方面,从个人说,可以影响人的一生,个人的成长、素质、能力、威信、口才等,无不与读书学习息息相关。从大处说,读书决定一个民族的素质和力量,影响一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,所以要“为中华崛起而读书”。

古人云“刚日读史,柔日读经”,这和悦读一样,说的都是读书的精神状态。书是开启智慧之门的钥匙,书是医治灵魂愚昧的良药,书是引导理想航船的罗盘……在悦读中快乐寻觅,会让心灵平和,精神慰藉,青春永葆。其实,悦读更应成为一种生活的常态,成为一辈子的良好习惯,任时光飞逝,攻读不辍。

养成悦读自觉,分享悦读经验,选择好的书目,不要满足什么“心灵鸡汤”的“矫情”,也不要相信无聊才读书的“自嘲”。三更灯火五更鸡,正是男儿立志时,读书为了吸纳知识,知识可以改变命运,助人成长。充实自己,升华气质,愉悦晚年,读书何其重要,知识何其可贵,那就作为一种生活的方式,都来悦读吧。

最是读书滋味长。悦读会使我们的思想保持鲜活亮色,会使我们的精神富足起来,我们便能看得更远,也更有力量。



黄河神韵(国画) 何常灵

清晨的味道

马科平

天刚蒙蒙亮,小区内的风清气爽地吹拂,睡意惺忪的我静静地坐在阳台,打开窗户,任那风肆意地从身旁掠过,偶尔地翻卷又返回,调皮地绕过脖颈、腿腕,痒痒,柔柔,远处传来鸟儿欢快清脆的啼鸣,给这个夏天的清晨带来无限的生机和惬意。

这种安静、澄澈、明亮以及温暖而舒适的感觉,适宜晨练。我出门来,向四周望去,蓝天、白云、树木、花朵和清爽的气息让人欣喜愉悦。风好像加了速,一阵紧似一阵,穿过楼群,越过马路,摆摆绿绿的花草树木,晃动大大小小的叶子。

大街上大大小小的花坛、刺玫、月季花,朵朵鲜红、深红或粉红的花瓣,纯洁别致,楚楚动人,花瓣、花叶上顶着一颗颗露珠,随着风儿在轻轻滚动,阳光照下来,淡淡的花香便四散开来。绿篱旁青开满一簇一簇白色的小花,卓尔不凡,清香四溢。烂漫的木槿、火红的石榴,扑鼻的香气,清醇而浓烈。

走过小吃市场,已经支起了卖早点的各色小摊,有油条豆浆、锅盔、油糕、菜盒子,有豆花泡馍、麻花、米线、羊肉泡,有稀饭包子、面皮、油茶、炒粉、搅团、扯面、醪糟冲鸡蛋,香气四溢,不由人舔嘴唇,直流口水。

公园里的树木,郁郁葱葱,几乎成了一个小小的原始森林。走进树林,国槐、皂荚、楸树、银杏、榆树交错生长,清晨的阳光透过树枝,撒到树叶上,落在草地上。我看见鸟儿们在枝头鸣叫,那些可爱的身影从绿叶中伸出来,顽皮的小脑袋,明亮的眼睛,灵活地转动,警惕地瞅我一举一动。我放慢脚步,轻轻地走动,心中不禁一喜,竟然发现花喜鹊、啄木鸟、麻雀、燕子、斑鸠、野鸽子、燕雀等许多的种类。

走过路旁的农田,地里的麦子,静静地享受夏日阳光,每一株麦子都有自己的姿态和模样,每一朵麦子都跳跃欢乐和喜悦。密密匝匝的麦子,渐渐泛出了隐约可辨的微黄,麦田正在经历从青绿到金黄的转变。麦浪翻滚,麦叶、麦穗随风起舞,翩然如湖面,空气中流淌麦子即将成熟时特有的气息。

经过七星河,远远地看见祈福寺,寺前的小桥倒映水中,清晰可见。河岸几位悠闲的垂钓者,静等肥鱼上钩。水中茂密的嫩草,蓬勃生长。河岸垂柳依依,法国梧桐魁梧健壮,梧桐手掌似的绿叶融映在平静的河面上,与清澈的河水、满河的碎金融合在一起,美不胜收。水的清澈,荡起花香,掺着花香,扑面而来。大自然为人们勾勒了这样静中有动,动静结合的优美画卷,不仔细欣赏,真是一种遗憾。

每天的忙碌,似乎忘记了欣赏风景。屠格涅夫说:“人生的最美,就是一边走,一边拾起散落在路旁的花朵,那么一生将美丽而芬芳。”生活永远没有错,有错的只是自己的心态。在这个爽朗、静谧的清晨,有一种安宁、淡定,从心底汩汩流淌……

书案

《旧日风云》

张莹

陈恭尹曾谓“世间何日不风云”,许礼平说这“风云”就是历史。在这旧日风云之间,“有名士美人,有学者将军,有名僧烈士,有官宦奇人,有球星才女,有书画名家……”作者或直接与其面识奉手,或间接递藏寓目其翰墨雅存。因这些“风云”而有所“感念”,故有了这本《旧日风云》。

许礼平,1952年生于澳门,雅好翰墨,又嗜收藏,现为香港翰墨轩出版有限公司总编辑。全书30多篇散文中讲港人港事的风占了一半,想了解香港文化、历史、政治,想了解民国史的人,应该读一读此书。

董桥评论说:许公勤奋,下笔又快,一眨眼写出许多佳篇章,写黄苗子,写虚白斋,写郑德坤,写罗浮,写陈凡,写吕碧城,写李惠堂,写罗香林,写徐树铮,写沈崇,写合静农,写启功,写马承源,写弘一法师,写齐白石……这些人物只要能书能画,许公都配得出他们的遗墨,几十年的搜罗,秘籍里要谁有谁。

“风云”二字宜古宜今,磅礴极了,是气象,是军阵,是遇合,是时势,是雄略,是风流……

阳光如洗

韩凤平

阳光只有九十九里
还有一里
永远驻在我的心里
阴潮的寒风打不透
暴雪肆虐时
依然能抬起美丽的眼睛

前面是冻结的冰湖
冰猴冰车孩子父亲
一段又一段旋转的风景
天阴着脸 雾罩着天
心的左岸射出一束光
右岸岸旋 阳光如洗
苦闷已然逃了
我将风帆扬起
遍照全身的是微笑
轻轻林蜜

没有阳光的日子
阳光如洗

随笔

汪国真与白居易

齐人

刚刚去世的诗人汪国真,引发了舆论的热评,见仁见智,争执不下。褒者认为,汪国真是诗歌大师,接地气,读者多,有温度,影响了一代人;贬者说,汪国真的诗浅薄直白,缺乏深意,属于心灵鸡汤之类,难进诗歌神圣殿堂。

汪国真身后的际遇纷争,我不由想到了白居易,之所以把他们扯在一起,是因两人有许多相像之处,重温白居易的生前身后事,就可预判汪国真的历史命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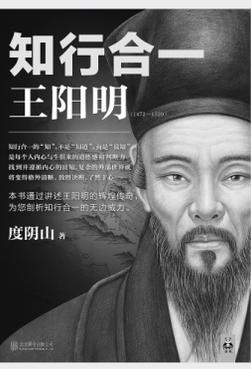
首先,他们的诗歌特点相近,都以浅显明白著称,写作时都不喜欢掉书袋,很少引经据典,不玩深沉、弄玄虚。白居易的诗歌力求浅近通俗,欲使老妪能解,追求深入浅出、自然流露。其文学主张是“文章合为时而著,歌诗合为事而作”。追求的艺术风格是语言须质朴通俗,议论须直白显露,写事须绝假纯真,形式须流利畅达,具有歌谣色彩。汪国真的写作追求是,诗歌必须写得真实可信,浅显易懂,有的放矢,接近生活,热情阳光,真情洋溢,还要朗朗上口,便于流传。

其次,他们两人的粉丝都很多,在诗坛外比诗坛内更受欢迎。先说白居易,他的诗因通俗易懂,故事性强,多用民间语言,所以流传甚广,凡有井水处,皆有白诗,上至王公贵族,下

至贩夫走卒,都很喜欢。他的粉丝多到什么程度?他去世后,唐宣宗李忱写诗悼念他说:“童子解吟《长恨》曲,胡儿能唱《琵琶》篇。文章已满行人耳,一度思卿一怆然。”再说汪国真,他的诗歌自1990年至今一直备受青年读者青睐,20年来,其诗集一直畅销不衰,盗版不断,并形成独特的“汪国真现象”,可谓中国诗歌界乃至中国出版界的一个文化奇迹。其诗句“既然选择了远方,便只顾风雨兼程”“没有比脚更长的路,没有比人更高的山”等影响了整整一代人,甚至于国家主席习近平都引用过。北京零点调查公司曾对“你最欣赏的当代中国诗人”进行调查,结果表明,汪国真名列第一,其诗集发行量创有新诗以来发行量之最。他去世后,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认为,汪国真是最后一位让诗歌和公众真正产生联系的诗人。

两人还有一点十分相像,他们当时都曾被诗歌界一些人轻视,以为其诗作不够高雅、深沉,失之于浅白、轻薄,被贴上里巴人的标

连载



虚地说,虽然经国之志未泯,但三年来不曾参与政事,恐怕不能胜任一县之长的职务。他不幸言中,当庐陵县的父母官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。

心学的政治力

1509年,王阳明在贵阳书院讲“知行合一”,他的门徒开始逐渐聚集,他的声望已今非昔比。人人都认为他应该不仅仅是一个教育家和思想传播者。既然“知行合一”,他应该把他的知和行结合起来,所以在1510年农历三月,他三年的贬谪期限结束后,在贵州多名官员的推荐下,他被任命为江西吉安府庐陵县令。一个和曾经的自己完全不同的政府官员王阳明正式登场。

他已脱胎换骨,不是从前那个对仕途毫无热情,总是请假的王阳明了。他意气风发,但又谦

毛科在1509年初被调离贵阳,接替他的叫席书,毛科临走前叮嘱席书,王阳明学大才渊,不应该在龙场驿沉沦。席书谨遵前任教诲,上任不久,就跑到龙场驿来听王阳明的讲课。课后,他请教王阳明,朱熹和陆九渊二人的思想有什么不同吗?王阳明说,这个话题太深,作为晚辈,他暂时还没有资格来谈。他话题一转,普及了一会儿自己的心学。简易明快的心学马上就让席书为之着迷。不过,席书是朱熹理学的门徒,虽然着迷,但对王阳明心学的“真理性”表示怀疑。

第二天,席书满腹心事地来了。他还是希望王阳明能讲一下朱熹和陆九渊的不同,或者是,他王阳明和陆九渊的不同。王阳明只好满足了席书的愿望。

王阳明从“知行”的角度来说明他和朱熹、陆九渊的不同。他说,朱熹是通过经书得到天理,然后去实行;陆九渊是通过静坐得到天理,然后去实行。二人虽然在得到天理的方式上不同,可都认为“知行”是有先后次序的。而我却认为,知与行是合一的。

知是行的开始,行是知的成果,二者是一回事。席书没有深入质疑“知行合一”的问题,而是质疑另一个问题:“您也提倡静坐,和陆九渊的静坐有什么区别吗?”

王阳明说:“陆九渊静坐是希望从心中得到真理。而我提倡静坐,是因为现在的人心浮气躁,静坐能让他们把心沉静下来,我并没有让人一味静坐去获取真理,那不是正路。”

席书问:“那您从哪里获得真理?”王阳明回答:“真理就在我心,但必须去事上练,只有去实践了,你才能更深刻地体会这一真理。而且,这两者是不可分的,正如知行合一一样。”

席书这回心悦诚服,马上让人修建贵阳书院,并亲自率领贵阳的秀才们来到龙场,以师礼请王阳明到贵阳。

由此,王阳明离开了他的放逐地和涅槃重生地。1509年,王阳明在贵阳书院正式讲学。按理,他有了传播自己学说的平台本该高兴。但在来贵阳的路上,他心事重重。王阳明也面临一个困境:他

位姓许的县令在庐陵待了三年,临走前身心俱疲,奄奄一息。在给上级的述职报告上,他说,如果我在地狱和庐陵选一个,那我选前者。在他眼中,庐陵人就是恶棍,市俗的小人。他绞尽脑汁也搞不明白白下的事实:庐陵人特别喜欢告状,先在庐陵县内上诉,如果得不到满意的结果,就会离开庐陵上访。许县令声称,他办公桌每天都会堆积一沓以上的诉讼案卷。这使他生不如死。后来他采取严厉的手段,将告状人关进监狱。可这些人太机灵,一群流氓汉特意来告状,为的就是进监狱后有吃喝。

许县令无计可施,只能请辞,他的接班人王阳明就来了。王阳明一到庐陵县,县令的幕僚们就把该地百姓的喜好告诉了他,并且特意指点王阳明,对付他们,只能采取高压政策。

王阳明将心比心,分析说,自古以来民间就有“民不与官斗”的生存智慧。如果民总是和官过不去,那只能说明一点,他们的权益受到了侵犯。

幕僚对王阳明一针见血的分析却不以为然,他们指出,庐陵是四省交通之地,鱼龙混杂,是非极多。人没有定力,自然会受外界环境的影响,所以每个人都不是省油的灯。因为在这种环境下省油,就没办法生存。

王阳明仍然坚信这样一点:普通平民在什么时代都是弱势群体,弱势群体每天烧香求佛保佑不被政府欺压都来不及,哪里还有心情找政府的麻烦。如果他们不反常地时常找政府麻烦,那肯定是政府有问题。

这是一种心理分析法,答案往往是正确的。上级政府摊派到庐陵的赋税相当重,当然,这并不是政府的错。中国古代政府压榨百姓生活是政治常态,“轻徭薄赋”的政府凤毛麟角。吉安政府对庐陵的赋税中有一项是关于葛布(葛的纤维制成的织物)的,问题是,庐陵不产这种东西。对根本就没有的东西收税,百姓当然不干了。

王阳明还未坐稳庐陵县县令那把交椅,1000多百姓就掀起了战鼓,向新来的大老爷投诉,声称他们绝不会缴纳葛布的税。王阳明看了状纸,又看了案宗,发现这的确是一项须缴纳的赋税。于是,他答应庐陵百姓,会要求上级政府取消这个税,甚至是取消更多没有必要的税。这种包票听起来容易,做起来难。王阳明陷入了困局:赋税任务是上级摊派下来的,下级唯一能做的就是保证完成任务,没有任何借口。但有的赋税是不合理的,强行征收,百姓的反应一定是极为激烈。如果处置不当,很可能激起民变。

一封书信,让跋扈的王太监出了一身冷汗